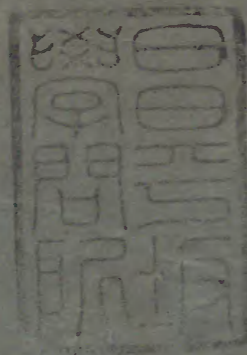


陳氏通鑑續編

十一



徽宗

			二一八	漢書門
		一八八	九六	
二四	〇	九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二八四	二一八	漢
函	六	書
一〇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8
冊數	24(11)	
函號	51	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通鑑續編卷第十一

淺草文庫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

遼天祚帝延禧乾統元年

春正月皇太后

向氏崩。遼主洪基卒。孫燕國王延禧立。

遼主卒于混同江之行宮。

年七十遺詔立其孫延禧。延禧即位是為天祚皇帝。二月

赦免詔為耶律乙辛所誣。詔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

放者還之。以張孝傑家屬分賜群臣。道宗即位之初。求直

道勸農興學。救菑卹患。粲然可觀。既而行謗訕之。

甲兵之用無寧日焉。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

三千尚足與。二月。毀章懷為雷州。司戶參軍

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違異志。群

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皇

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

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著而起。稱善。

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比使又聞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
 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入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
 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
 乃詔與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
 遂傲民屋惇又以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儆券甚明
 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張氏病且死
 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惇亡不堪奈
 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其臨絕之語耶惇默然而止凡上八百八疏太臣畏其多言
 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
 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
 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
 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
 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
 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
 布布覺之徙為外郎以趙懷德知滄州夏四月辛卯朔日有
 度支員外郎

食之。五月葬欽聖憲肅皇后。作觀成殿于景靈宮。

奉安哲。六月范純禮罷。時韓忠彥雖為首相而柔懦不決
 宗神御。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適者朝廷
 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適者朝廷
 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
 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
 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譏論之。臣有
 不得志。故挾此以間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
 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
 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會左司諫江公望上疏言。自哲
 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己為同。忠於君為異。一
 語不合。時學必目為流俗。一談不作。時事必指為橫議。借
 或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感動人主。使天下
 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
 之餘。適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
 先非有射鉤斬袂之隙也。先帝信佞人而黜之。陛下若立
 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之隙也。先帝信佞人而黜之。陛下若立

後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以示純禮純禮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向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怒會誥館遼使純禮主宴誥誣其輒斥御名遂秋七月安燾罷。罷左司諫江公望府相告罷知穎昌府秋七月安燾罷。罷左司諫江公望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章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故罷

察同知院事陸佃為尚書右丞。冬十月李清臣免清臣與韓

忠彥有姻好忠彥惟其言是聽范純禮之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曾布免罷權給事中陳瑾論

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掩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華語予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將投之以決去就

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箕踞許語瑾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

遼主追尊其考妣為帝后遼主尊其考昭懷太子潛為大

出瓘知泰州

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曰貞順皇后尋誅乙辛黨徒其子孫於邊發乙辛得里時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

分賜被十一月以陸佃溫益為尚書左右丞益初知潭州

殺之家

境內如鄒浩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復召蔡京為翰

純呂陶輩率為所侵困用事者悅之

林學士承旨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

餘蔡京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幃扇帶之屬貫日以

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

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

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眾口

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以西蕃

布文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為翰林學士承旨

賒羅撒為遼川首領賒羅撒隴詔改明年元為崇寧曾布

紹述請改元崇寧帝從其言鄧洵武獻愛莫助圖詔以為中書舍人給

事中兼侍講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全

論其非今忠繼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為能繼父志陛下為

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

先志群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

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

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

政中唯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靈王能甫

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

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

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鄉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

臣見異臣安敢豫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

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

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崇寧元年遼乾統二年夏五月韓忠彥罷忠彥為相召還流人

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三月詔官者重賞

製御器于杭州夏五月韓忠彥罷忠彥為相召還流人

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

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

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復追貶

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罷出知大名府

元祐黨籍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諫官吳材王能甫等復

賢諫議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案籍俱

在但可據而行不必俟指名彈擊於是司馬光文彥博等

四十四人詔籍元祐元符及今黨人不得與在京差遣詔

與奪有差

祐并元符末余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壽曾任
 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安世范純
 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
 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者吳安詩黃庭堅黃隱昇仲游常安
 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源晁補之商倚張庭堅
 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兩陳邦朱光裔
 蘇嘉鄭俠劉昱魯君貺陳權麒夫汪衍余爽湯誠程願朱
 光庭張彥臣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譚辰揚偁陳洵張琳
 等並令三省籍記
 不與在京差遣
 內侍請以金飾宮宇詔黜之帝新即位
 後苑嘗欲增葺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
 為箔以飾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無謂也令罰內侍請者
 陸佃罷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光
 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
 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
 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黨
 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

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以許
 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卒

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

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夔善夔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
 勝德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夔曰公誠能
 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
 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挺之初通判德州希時相意
 行市易法德安監鎮黃庭堅言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
 試館職學士蘇軾言其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挺
 之由是深街二人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
 建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六月詔脩神

宗所定官制○追封商逸民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

侯○閏月曾布免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擬

所親布忿怒爭辨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
 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適言布呼吸立成禍福

喜怒遷變炎涼鈎致齊人之窳言欲破
紹聖之信史於是布請罷出知潤州
安置知越州鄒浩

于永州。秋七月詔內外官並以三年成任。以蔡京為

尚書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立法立

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
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焚元祐法。詔置講議司於都

省命蔡京提舉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

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

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

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榷鹽澤賦調

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

變無章蔡罷。復罷春秋博士。八月初置安濟坊于郡

縣養民之貧病者。詔天下興學貢士蔡京請天下州縣

二負縣置小學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

太學至則附試別立號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

補下等上舍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

三分之一充貢士州給常平或係省田宅充養士費縣用

地利所出及非係省錢凡州縣學生曾經公私試者復其

身內舍免戶役上舍仍免借借如官戶法凡州學上舍生

升舍以其秋即貢入辟雍長吏集監刑官及提學官具宴

設以禮數遣限歲終悉集闕下自川廣福建入貢者給借

職券過二千里給大將券續其路食皆以學錢給之如有

-10 120 35 860" data-label="Text">

孝弟睦姻任恤中和若行能尤異為鄉里所推縣上之州

-20 120 35 860" data-label="Text">

免試入學州中貳若教授詢審作辟雍蔡京請建外學以

-30 120 35 860" data-label="Text">

無諤即保入貢不實者坐罪待州縣學之貢士

-40 120 35 860" data-label="Text">

乃詔將作少監李誠即京城南門外相地營建外學外圓

-50 120 35 860" data-label="Text">

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四講堂百齋齋列五楹可容

-60 120 35 860" data-label="Text">

三十人是為辟雍京又奏古者國內外皆有學周成均蓋

-70 120 35 860" data-label="Text">

在國中而黨率遂序則在國外臣親承聖詔天下皆興學

-80 120 35 860" data-label="Text">

貢士即國南郊建外學以受之俟其行藝中率然後升諸

-90 120 35 860" data-label="Text">

太學凡此聖意遠與古合今上其所當行者太學尊處上

訓導錢如楨校正

舍生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
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
學其敕令格式悉用太學見制國子祭酒總治學事外學
官屬司業丞各一人稍減太學博士正錄員歸外學於是
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八人外舍三千詔司馬光等二十
人又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立考選法

一人子弟母得官京師。以趙挺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

丞商英為中書舍人謝表歷試元祐諸賢及任翰九月初
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置居養院於京師以處鰥寡孤獨者仍以戶絕詔中書籍

元符三年日食上書人為正邪黜陟有差初元符末日食

熙寧紹聖之政至是蔡京與其黨葉夢得強浚明強淵明
等議請下詔籍其章疏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
邪等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凡四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
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四十一人為邪

有差治議復元祐皇后者貶元符宰執韓忠彥曾布

李清臣黃履官安置侍從臺諫曾肇豐稷等十七人

于遠州以馮澥為鴻臚寺主簿內侍郝隨諷蔡京再廢

上書言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
嫂之禮要之終始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已遂之
事難復之失然感悟追正有何不可於是侍御史錢遜殿
中侍御史石豫左膚等乞治元符末大臣嘗請復元祐皇
后而廢元符皇后事乃詔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
清臣為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為祁州團練副使而竄翰林
學士曾肇中丞豐稷諫官陳瓘夫等一蔡京籍元祐及
十七人于遠州擢解為鴻臚寺主簿

元符末宰執司馬光等侍從蘇軾等文臣程頤等武臣

獻可等宦者張士良等百二十人為姦黨請帝書之遂

刻石于端禮門

時元祐元符未群賢與竄死徙者畧盡蔡

宰執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
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傳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
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
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
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
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
狀謂之姦黨請御冬十月將之竒罷。詔責降人不得同
書刻石于端禮門

州居住。復廢元祐皇后為仙師出居瑤華宮

御史中丞錢適殿中

侍御史石豫左肅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昭告宗廟天下
莫不知哲宗上賓太后聽政當國大臣盡欲變亂紹聖之
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
物議固已洶洶乃至踈逃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
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既已貶削忠彥等及追褫大正
誤恩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

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
為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為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
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為不然况
既為先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事薦享人事有嫌疑之迹
神靈萌厭敷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蚤正厥事
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於是蔡京許
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
將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不可配祔揆諸禮制皆所未安
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帝從之乃加賜后
希微元通知和妙靜仙師復出居瑤華宮
罷元符臣僚
劉奉世等二十七人祠祿與廢法也
以蔡卞知樞密院
事。遼蕭海里叛入于阿典部生女直部節度使盈歌誅
之。蕭海里叛劫乾州武庫器甲遼主命北回林牙郝家奴
捕之海里亡入于係案女直陪木水阿典部遣其族人
韓達刺至生女直結和約同舉兵盈歌執之會遼主命盈
歌捕討海里盈歌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骨打曰有此甲

陳海刊

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水蓋先是女直甲兵未嘗滿千也及與海里遇時遼兵追海里者數千而不能克盈歌謂遼將曰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遼將許之盈歌使阿骨打與海里戰阿骨打策馬而進海里中流矢墮馬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函海里首遣使獻于遼遼主大喜十二月錫予加等盈歌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

議復湟州貶元符宰相韓忠彥曾布安燾范純禮蔣之

竒等官蔡京蔡卞請復湟瀋且薦高永年王厚為帥於是治棄湟州罪貶忠彥及燾為節度副使布為賀州

別駕純禮分司南京奪將之寺職凡預議者皆貶黜有差追謚哲宗子鄧王茂為獻

愍太子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問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及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

乃使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辨矣蔡京用事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詔元祐學術政

其事遂追冊茂為太子而貶竄浩等

事並勿施用。沅州徭入寇

未癸

二年遼乾統三年春正月安置知越州鄒浩于昭州。安置元

符末臺諫官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

隔以黨事同日貶竄陳瓘廉州任伯雨昌化軍譔夫化州

陳次升循州陳師錫柳州陳祐澧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

民温州張舜民商州馬洵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

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

是亦編管于象州知荆南府舒亶平沅州徭取誠徽州亶平辰沅

誠徽州改誠為靖州徽為時竹溫益卒益仕宦從微至顯

蓋天性也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二月尊元符白太后

劉氏為皇太后官各崇恩更權茶法置諸路茶場茶自嘉祐中

訓道錢如填校正

李稷稍復權法而利復歸于官至是蔡京請仍舊禁權官
買即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令商人
於在京權貨務及所在州郡自買於場戶茶貯於籠節官
為抽盤循第叙收息訖此引販賣歲入百萬緡以進御命
京城所主之自是盜
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擅到闕下應

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
策進士于集英殿出身五
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

百三十八人其嘗上書在正等者
四月詔毀范祖禹唐
升甲邪等者黜之蔡京請之也

鑑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等
以趙挺之為中書

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為尚書左右丞安惇同知樞密院事

○除直秘閣致仕程頤名
頤自涪徙峽復直秘閣言者希
蔡京意論其學術頗僻素行譎

誕專以詭異聳瞽愚俗乃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
書令監司嚴加覺察施致虛乞下河南盡逐學徒詔內侍

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王厚復湟州
羌人多羅巴奉
賂羅撒謀復國趙

懷德畏偏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
結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蔡京因言內容省使

童貫嘗使陝右審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為最悉請以
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川適禁中火帝下

手扎驛止貫母西兵貫發視邊納鞞中厚問故貫曰上趣
成功耳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厚聲言駐

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強乃與知岷州高永年異道而進多
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

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
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減囚罪

等秋七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見充三舍生者罷歸○詔

自今戚里宗屬勿得為執政官○詔責降人子弟毋得在

在京差遣○八月論棄湟州罪貶韓忠彥安燾范純禮

蔣之奇等官。大蝗詔有司酺祭。張商英罷。商英與蔣

詔京身為輔相志在逢君御史以為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祭司馬光文斤其反覆罷知亳州詔

入元祐九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並與外祠得人改官置醫

學。詔建崇寧寺于諸郡。始正吏部選人階官國初以

階官七等其一曰三京府判官留守判官節度觀察判官

其二曰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防禦團練判官其三曰軍

事判官京府留守節度觀察推官其四曰防禦團練軍事

推官軍監判官其五曰縣令錄事參軍其六曰試銜縣令

知縣事其七曰三京軍巡判官司理戶曹司戶法曹司法

參軍主簿縣尉七階選人須三任六考用奏薦及功賞乃

得升改凡改官其第一階進士則授太常丞餘人太子中

允第二階進士則授太子中允或祕書郎餘人著作佐郎

第三階進士授著作佐郎餘人大理寺丞第四至第七階

進士授大理寺丞餘人常尉寺丞惟判司主簿縣尉七考

乃授政官其不及考者遞降一等凡非登科及特旨者年

二十五方注官凡三班院二十以上聽差使初任皆監當

次任為監押巡檢知縣凡流外人三任七考有舉者六負

移縣令通判有班行舉者三負真磨勘凡進納人六考有

職官或縣令舉者四負移注四任十考有改官者五人舉

之與磨勘大率反以職為階官而以差遣為職名實混淆

元豐雖定官制而此亦未正刑部尚書鄧洵武極言之遂

定選人七階曰承直郎曰儒林郎曰文林郎曰從事郎曰

通仕郎曰登仕郎曰將仕郎以易前弊後改通仕為從政

登仕為脩職將仕為迪功而專用通仕登仕將仕三階奏

補未出官人承直至脩職須六考迪功七考有官保任而

職司居其一乃得磨勘坐愆犯則隨輕重加考及舉官有

差頒蔡京所書元祐黨碑刻石于州縣蔡京又自書

郡縣令監司長吏聽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鑄字

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

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

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訓導錢瑛校正

高麗使人如生女直部女直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醫者來盈歌遣人送

之還境上醫者至言于高麗王曰女直自是來往不阻盈歌既破

強兵益精悍王乃通使于高麗高麗復使人賀之冬十月遼生

盈歌遣其族弟斜葛報聘高麗待之甚厚賀之

女直部節度使盈歌卒兄子烏雅束嗣盈歌死劫里鉢之

烏古迺以來兩世四人志業相因卒定離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盈歌又用阿骨打之請令諸屬部不得擅置信牌

詔禁以元祐學術政事授業者遼主謂太廟尊號于遼

主遼主受之因謁太廟更玄祖釋里思為肅遼以宋魏國

三和魯幹為太叔徒鄭王溥為越王和魯幹興宗之子也

之子篤好文學昭懷太子之得罪道宗嘗欲立溥為太子

群臣不可而止遼主即位寵待加厚自北平郡王進封鄭

五至是徙封遼主召監脩國史耶律儼纂諸帝實錄

召知樞密院事涑水郡王耶律儼纂太祖以下諸帝實錄

儼撰成七十卷儼本姓李父仲禧為南院樞密使賜以國

姓儼以進士蒞政廉更鹽鈔法初陝西芻糧不足募商人

能國人莫不譽之於回貨於是官為積鹽于解池積錢于在京推貨務積鹽

鈔于陝西沿邊州郡商人以物解至邊入中即請鹽鈔以

歸徑請鹽于解池故商人無滯而邊儲不乏蔡京欲囊括

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強而固恩寵乃更其法俾商人

先輸錢于權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以鹽而舊鈔悉不用

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貨更鈔已輸錢悉率

獄章繹見而哀之奏改

纂府銅融州邵州鹽內附

三年遼乾統四年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毋得至京師

鑄當十大錢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

鑄於諸路與小以蔡攸為秘書郎攸在京長子也元符中監

平錢通行于時以蔡攸為秘書郎攸在京長子也元符中監

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攸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

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至是自鴻臚卿賜進士出身拜秘書

郎鑄九鼎元豐中知禮院楊傑言樂音多疵詔范鎮劉几

鄭衛且律有差官商易位專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以為

定樂當先正律乃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圖上之又

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鐘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

奏樂成詔罷局元祐中鎮請太府銅造律度量鍾磬等

上之其樂復下李照樂一律有竒然鍾律之議司馬光

范鎮論辨者三十餘年終不能相一周一周敦頤程頤張載皆

有樂論亦未究其要及帝即位錢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

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宮

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擢其客

劉昂為大司樂付以樂政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

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取帝指三節

為三寸三三為九而黃鍾之律成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

之象帝從之漢津本剽負兵士自云師事唐仙人李良授

-5 140 35 865" data-label="Text">

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

仲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於范鎮見其制作因掠取

之蔡京神其說託以李良授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竒

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

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

歲

○

三月

置文繡院

高麗侵生女直部高麗既與生女

雅束遣石適歡以星頭統門之兵往乙離骨嶺徇曷懶甸

之地下其七城高麗使人謂石適歡欲有議事乞遣使焉

石適歡使盃魚往而曷懶甸亦使二詳穩如高麗高麗執

-5 125 25 865" data-label="Text">

二詳穩而遣盃魚還於是五水之民皆附于高麗高麗攻

女直石適歡大破之殺獲甚衆追入其境焚掠戍守而還

高麗復攻之石適歡以五百人禦於闊登水又大破之追

訓導錢如損校正

八闕登水逐其殘衆踰境於是高麗王懼遣還所俘而請和烏雅東命石適歡立幙府於潺水察其嘗陰與高麗往來為亂階者即正其罪餘

無所問由是使好復通夏四月王厚復鄯州次于湟命高永年將左軍循宗水而北別將張誠將右軍出宗谷而南自將中軍趨綏遠期會宗哥州羗置陣臨宗水倚北山

谿賂羅撒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背親帥強弩迎射羗退走右軍濟水

擊之大風從東南來揚沙騎羗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

主與諸酋開鄯州城門以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

貫始悔之詔改鄯州節度罷講議司五月更知開封府為牧為西寧州隴右節度

尹。改六曹名。增其員數。改唐六典易胥吏之稱。王厚復

廓州加蔡京守司空封嘉國公。厚將大軍趨廓州羗酋落

州詔以復鄯廓加京官封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使置京

察留後鄯廓隴州雖復而府藏因匿秦中騷然矣

西北路交子所。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

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

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

趙挺之以為閩乃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賜

京鄉里故得免焉。辟雍殿名曰大成以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

增諸州學未立者。置書畫筭弄學。書學習篆隸草三

博雅方言篆以古文大小二篆為法隸以二王歐虞顏柳

真行為法草以章草張芝九體為法書學之業曰佛道曰

名物曰山水曰鳥獸曰花竹曰屋木以說文爾雅方言釋

義觀其能通畫意與否仍分士流雜派別其齋以居之考

畫之等以不傲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

訓導錢知鑰

高為二算學之業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為算問仍兼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筭法并曆筭三式天文書為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畧如太學重定元祐元

符黨刻石手朝堂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三百九人刻石于朝

堂餘並出藉自今詔內外官毋得越職論事。秋七月行

方田法。八月許將免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劾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

之所守居組聖則陰匿元祐之黨也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為

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紹聖中蔡京治後法

薦康國為屬及京當因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

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承旨

遂拜左丞復以其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初東南六路

至于惟旬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畜軍儲復自楚泗

置汴綱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

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

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

復於豐熟以中價收采至飢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為便本

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於是

以其姻家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

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本錢竭矣本竭則不

能增糴儲積空而詔諸州學別置齋以養材武之士。冬

十月夏人寇涇原遂會西蕃圍宣威城執知鄯州高永年

殺之與王厚為鄯州團練使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

通鑑纂要編卷十一

十一

使來授于遼朝。廷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
 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請皆拒之。
 又殺其使，焚其城。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於是羌首溪
 賂羅撒合兵，宣威城知州高承年出禦之。行三十里，
 為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
 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以食焉。」羅撒復焚大通河橋，斬
 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
 勅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馳命蒙余
 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厚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
 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穰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
 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而
 死是自艾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
 坐退，遣降授立九廟，復在翼祖。十一月，帝臨大學，官論定
 鄂州團練使。立九廟，復在翼祖。十一月，帝臨大學，官論定
 焉。帝臨辟雍，賜司業吳綱、蔣靜四詔，專取士于學校。
 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外貢者，然州縣猶以

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十二月升通遠軍

為鞏州。復封孔子後奉聖公，端友為衍聖公。是歲大

蝗。王祖道言黎洞王古蠻楊晟免等內附。時蔡京開邊

道欲乘時微利乃誘王江首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

言向募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旁通江峒

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

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為守置

溪峒司安惇卒

四年遼乾統五年春正月築溪哥城。立武學試藝法。邦潘

置三州蕃落來歸。蔡卞罷。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翁王

廷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

用童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

前識十末去
遂出知河南府
以內侍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

撫制置使。二月築御謀城。以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

達同知院事何執中為尚書左丞。閏月令州縣做尚書

六曹分六按。鑄夾錫鐵錢。自太祖以來關蜀陝西多用鐵錢每十文當銅錢一文至

是河東轉運判官洪中孚言夏以鐵錢為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而不可用請改鑄之乃詔置陝西河東河北京

西監鑄錢當二趙懷德來降以為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

王。三月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詔建王古若為懷

遠軍。從王祖道之請也復銀州。牂牁夜郎首領以其地

內附。夏人寇塞門。遼歸女于夏。夏主連歲請昏于遼遼以其族女南山為

成安公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初太祖命蕭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溫叟等撰開元通禮二

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至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脩

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禳蕃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為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

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罷左司諫黃葆光。葆光為左

旨以給事中劉昂領其事罷左司諫黃葆光。葆光為左

職即言三省吏役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

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異己密白帝降內批云當

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夏四月遼使蕭良來。為夏人求

減損之計徙為符寶郎夏四月遼使蕭良來。為夏人求

也夏人寇臨宗順寧砦及湟州劉延慶辛叔獻等敗

之。五月除黨父兄子弟之禁。林摠如遼。報聘賜

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元號虛靖先生。漢天師張道陵三

虎山張氏自今相嚴為山主 六月趙挺之罷獨相謀置右

傳授法錄者即度為道士 陳京力薦惡且請去位以避與京爭權屢 大蝗蔽日。秋七月

置四輔郡右司諫姚祐請置輔郡以拱畿詔以潁昌府

資給蓋蔡京欲兵權歸己故也 還上書流入。八月置提

舉溪峒司從王祖道請也改懷遠軍為平州。定鼎于九成宮帝

及八鼎成詔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帝幸

宮行酌獻禮賜魏漢津號冲顯慶士鼎各一殿周以垣墻

上施黃祭以土王日為大祠北方曰寶鼎其色黑祭以冬

至東北方曰牡鼎其色青祭以立春東方曰蒼鼎其色碧

祭以春分東南曰岡鼎其色綠祭以立夏南方曰彤鼎其

色紫祭以夏至西南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西方曰鳥

鼎其色赤祭以秋分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八鼎

皆為中祠樂用登歌享用素饌復於帝鼎之宮立火 大晟

樂成帝受賀于大慶殿新樂成加號魏漢津虛和冲顯寶

之雅樂頌之天 九月以九鼎成受賀于大慶殿賜方士魏

漢津號嘉成侯侯寶成宮帝以九鼎成受賀于大慶殿詔

祠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以祀唐李良及

魏漢津賜漢津號嘉成侯漢津尋死于京師年九十矣 詔從元祐黨人于近地惟不得至畿甸冬十一月安定鄉王世雄

卒。林攄還自遼有罪貶知潁州攄之使遠也蔡京使其

不遜遼人大怒空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汚以

禮歸復命議者以為怒鄰生事猶除以朱勛領應奉局及

花石綱于蘇州

初蔡京過蘇州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

言必欲集此緣非郡人朱冲不可京即召

冲語之冲願獨任居數日冲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

千章積庭下京器其能踰年京召還朝遂挾冲子勛與俱

竄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密

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

歲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舻相銜於淮

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於蘇州命勛總其事勛指取內帑

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

其黨徐鑄等數人輔之竭縣官經常以為奉所貢物豪奪

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

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之加封識焉指為御前之

物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

撤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

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粥賣子女以供其須

斷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

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舡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枯

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相視廣濟卒四指揮其

給挽士猶以陶節夫經制環慶涇原河東事節夫知延安府嘗城銀州

不足於用與知渭州鍾傳屢陳取興靈之策詔分平州為允格州

蔡京張康國從中助之故有是命詔分平州為允格州

州王祖道言黎人為患六十年道路不通今願為王民得

地千五百里乞以安口隘為允州中古州為格州詔分平

州置允州高麗王顯卒子侯嗣

五年遼乾統六年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長竟天。以吳居厚

劉逵為門下中書侍郎。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

初鄭貴妃寵冠後宮而家世微居中直學士院乃自言於

妃為從兄弟因彼此相倚為重及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

母年已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詔求直言毀元祐黨

人碑復謫者仕籍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帝碎元祐

自監書局卷二十一

一乙

訓導錢如填

黃門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太白書見赦除黨人一切之
 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禁權罷方田。罷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
 者各以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二月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威福在其手中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與斥
 群賢增脩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
 會為說每及前朝借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
 率欲度前規而後觀察天下又平吏負冗濫節度使至
 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
 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因覩帑藏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
 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王
 綫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大華京曰臣昔與契
 丹見玉盤瑛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
 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財數尺上封事者甚
 衆朕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儻人言復興父當莫辨京曰
 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察天下之奉區區至

蘇抗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為功
 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及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
 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一宮使留京師言者論不已中丞
 吳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臣當全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
 射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
 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
 澄正之然挺之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畢
 其說達亦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初挺之首與邊事用兵
 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隙一
 開禍挐不鮮兵民所腦塗地豈人主愛民恤物意哉挺之
 退謂同列曰上志在三月罷求直言。以世福為安定郡
 息兵吾曹所宜將順
廢銀州為銀川城。許夏人平。夏五月
 主德昭曾孫也
行紀元歷。劉昂所造也。秋七月庚寅朔日嘗食不虧。冬十二

張思溫刊

月劉遠罷

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

其說復有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之者鄭居中往來鄭

父容鄭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

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遠

乎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

論帝遂疑遠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得鎮國

寶以玉印六寸龜細獻者文曰承黎洞鑿五年晏開等

內附詔復以其地為地文蘭州

大觀元年 遼乾統七年 春正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吳居

厚罷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為尚書左右

丞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損緡錢三百

出於女直子美市於遼遼嗜其利虐女直捕二月復行方

田。三月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為門下中書侍郎

梁子美朱諤為尚書左右丞。以蔡攸為龍圖閣學士兼

侍讀。立八行取士科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

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文

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

得不被舉者非人類歟以葉夢得為起居郎夢得附蔡

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

夢得入對曰陛下前日所建立者出於陛下乎出於大

臣乎豈可以大臣進退而有夏五月以蔡攸為給事中蔡

諸生試策揣蔡京意且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

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續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

訓導錢

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
 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
 誣先烈不以為疑動搖國是不以為憚顛逆處其末至而
 絕其原於是擢為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渴即除秘書
 正字未踰年也侍 **鄧洵武免** 時妖人張懷素謀反朝士多
 從前此未有也 株連者而洵武與其黨連昏
 坐免鄧氏自紹以來世濟 **班大晟樂于天下**。詔自今諸
 其姦而洵武阿二蔡尤力

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六月以梁子美為中書侍郎

。以黎洞地為庭孚州。朱諤卒。秋八月以徐處仁為

尚書右丞林攄同知樞密院事。九月貶侍御史沈疇監

信州酒稅竄御史蕭服于處州蔡京總劉達會蘇州盜
 鑄錢獄起京欲陷達婦

兄章冠 冠者甚眾京借以為愛遣持御史沈疇千餘人強抑

代時至蘇即日決釋無左盜者七百餘人歎曰為天子報

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

大怒貶疇監信州酒稅服前直秘閣程頤卒頤於書無所
 不讀其學本

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

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嘗言今農夫祁

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

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

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

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尔於是著易春秋傳平生論人不

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顥

謝良佐許醇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揚時成德尤

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年七十五。絢力學不倦頤每

訓導錢如瑱校正

可謂力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揚時呂大臨在程門號
 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有論語說行于世○酢初與
 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頓見之京師謂其資
 可以進道及釋顯與扶溝學招使肄業酢盡棄故所習而
 學焉仕終知濠州○繹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
 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讀書所
 致耳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謂科舉之習不足為將祝髮
 為僧周行已官河南謂之曰何為舍聖人之學曰程先
 生歸可師也會頤自涪還河南繹往受業頤稱其穎悟嘗
 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大鈞大防之弟也能守
 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
 張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大
 約之弟通大經尤遠於禮每欲綴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
 行不為空言以拂世矯俗嘗與兄大忠大防相切磋論道
 考禮一書省正字冬十月貶張商英為安化軍節度副使
 終祕書省正字

○閏月以林摠為尚書丞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蔡京言樞

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干用親黃經臣力抗前說京
 言不效居中疑京不已援迹怨京乃與張康國比而問京
 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于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
 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有二人皆駭異
 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
 金明池謂居中愛我故中前命

之蔡京以不及所當建鎮州於黎母山和桂州王祖道請於黎母山心立鎮

州為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海知州王祖道伐南丹蠻獲
 領海南安撫都監徒萬安軍于水口

其首莫公佖建觀州南丹州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世

之乃誣公佖阻文蘭州不令納土遣劉推忠發兵討之擒
 莫公佖以南丹州為觀州公佖弟公晟結溪洞報復侵掠
 城邑遂圍新萬安州及觀州公佖弟公晟結溪洞報復侵掠
 州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徐處仁以母喪去位○十二月

召王祖道為刑部尚書以張瑄知桂州祖道在桂四年厚

三月

十一

王

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於內地總帛監粟無復齊限地瘠
 廣成者什亡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於縣官時廣南西路
 轉運副使張莊實與祖道表裏至是祖道以功召而以莊
 代其任祖道莊既變空趨取顯蓋由是龐恭孫趙通程鄰
 相與效之邊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領庭乎平九從觀宜
 壤益多故矣尉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請誅蔡京京下軫于獄流之嶺
 南軫上書言蔡京驕視社稷內懷不道專以詭逆熙豐之
 說為自謀之計內而執政時從外而帥臣益司無非其
 門人親戚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
 之京分為邪等黜配竊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
 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
 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上詔宣示京京下軫獄流
 之嶺南夏人來貢○涪州夷駱世華駱文貴內附○乾寧軍
 言黃河清

子茂

二年遠乾統八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加蔡京

太師時得良王工帝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

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二月作徽猷閣藏哲

國通曰八寶受命鎮國唯封禪用之也集三月班金籙靈寶壇場儀範于天下○夏四月童貫

復洮州五月加貫檢校司空賜蔡京玉帶○童貫復積

石軍溪哥王威征謀哥降遂復積石軍貫頗恃功驕張

莊言安化蒙氏鑿內附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

知洞程大法都丹團黃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六月以

涪東地為珍州○以平夏城為懷德軍○秋八月梁子

美罷。九月以林據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左丞

深為中丞時與知開封府林據治妖人張懷素獄事多連蔡京二人曲為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有及京者輒取

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焉 皇后王氏崩。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

于永裕陵。張莊言寬樂等州蠻內附詔以莊兼黔

南經略安撫使。莊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源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

餘洞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與地之半詔莊兼黔南經略使 渝州蠻趙

泰等內附以其地為涪州。涪夷任應舉湖南徭楊再光

內附。詔孔伋從祀孔子廟庭。折克行卒以其子可

大知府州事。克行在邊入善拊士卒戰功最多范八號為折家父 夏人入貢

三年。遼乾統九年 春正月以涪夷地為永州。二月播州楊文

貴內附以其地為遵義軍。文貴南平夷也來獻其土建為遵義軍領播川琅川帶水三縣

三月張康國暴卒于待漏院。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

復陰令康國狙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執中即劾京客劉昫宋喬年帝嘉執中之不阿康國

曰是乃為逐臣地耳已而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且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臣願避位既

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退朝趨殿廡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右正言陳禾上疏請竄童貫貶禾監信州酒。時童貫權益張與黃

經臣胥用事中心丞盧航表裏為姦播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貫經

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

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
 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
 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
 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未狂妄謫監
 信州併黔南入廣西路夏四月林據有罪免集英臚唱
 傳姓名不識甄盜字帝笑曰卿誤耶據不謝而語詆詞列
 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猶為帝言
 頃使遼見其國中携貳若燕而有之勢無不以鄭居中知
 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侍郎薛昂劉
 正夫為尚書左右丞昂與余深林據附蔡京為至久昂至
 責昂嘗誤及五月流孟翊于遠方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
 即自批其口將中微宜更年號改官
 名變庶事以厭之帝六月詔脩樂書管師仁罷蔡京
 不樂詔竄之遠方

有罪免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
 路遇事利害輒言不憚京始與京有連故得進用及居言
 負猥冗戾元豐舊制於是詔堂選歸吏部者數千負罷官
 廟者千負都水知婦六十負縣非大郡悉省丞在京以何

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
 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
 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為非法若蔡京之姦國害民
 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
 疹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負綠攀附致位二府

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瀘夷地為純滋州
 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

秋八月嗣濮王宗漢卒兄子仲增嗣冬十一月詔蔡
 京以楚國公致仕仍提舉哲宗詔算學以黃帝為先師后風

等八人為配享巫咸
等七十二人為從祀
罷東南鑄夾錫錢。禮書成四十七

卷瀘州夷王募弱內附

四年遼乾統十年春正月詔士庶拜僧者論以大不恭罪。夏

人入貢。以余深張商英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

密院事蔡京既免帝自峽州召商英知杭州過闕賜對因

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

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

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三月詔罷鑿鑿并書畫學官

相何以加京聞而銜之學生併入太醫局算生入太史局書生入翰林書藝局畫生入翰林畫圖局學官等並罷詔元符上書

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捨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字于奎妻詔直言闕失京留都中丞石公弼言京盤旋京師無去志其餘威震于

群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言京

拜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茲誤

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

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言京

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

與以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眷不衰

行且復用帝皆不聽唯逐夢得而遷注為侍御史注復極

論京受孟珙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樞

置政府等事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按界遠

方以禦魑魅皆不報及彗出奎妻間帝避殿減膳令侍從

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記爵祿以市私

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脩路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一

何漢升

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園土聚徒郡之惡及不忠之罪充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為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以羨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余深罷深與蔡京結去國深不自安上疏追貶王祖道為昭信軍節度副使放乞罷乃出知青州

張莊于永州討妄言拓地之罪也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時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薛昂免。秋七月罷方田。八月以劉商霖二字以賜之

正夫為中書侍郎侯蒙鄧洵仁為尚書左右丞吳居厚

為門下侍郎。閏月以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閣受抗

領花石綱事應奉益繁矣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

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太后開封人初帝為端王常朝欽聖命后供侍帝即位太后因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為后鄭

居中罷蔡京之免居中自許必得相帝以吳居厚知樞密

院事。南丹州首領莫公晟內附。戶部獻今年民數主

戶二千八百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
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八口

政和元年遠大慶春三月以王襄同知樞密院事。夏六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訓道錄如填校正

月復蔡京太子少師。秋七月廢平從州為砦。八月復

蔡京太子太師。張商英罷。商英為政持平謂蔡京雖明

士大夫耳於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以

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

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

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時

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疎凡所當為先於公座誦言故不

便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

是惡商英出已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

其門下客唐庚竄之惠州初帝在潛邸方仗郭天信言當

履天位及即位頗矜寵之商英因與往來事覺居九月王

中遂諷中丞張克公論之商英罷政出知河南

襄免近坐薦引也鄭允中童貫知遼童貫既得志於西羗遂謂

之乃以鄭允中允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

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謂曰契丹聞貫破羗故欲見之因

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冬十月張商英為崇信軍節度副使

○徙陳瓘于台州瓘以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

京師下開封府獄併逮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

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

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云則情有所以不忍挾私情以符合

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云則必有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

省亦不待今日語言簡也山侍黃經臣在鞠聞其辭失聲

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也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

以所告大實流海北瓘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

史官專擢王安石日錄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

深明譴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

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令浙州出兵甲護送至台

每十日一送執中又起遷入石城知台州欲置瓘以必死

誠至執確至庭大陳獄英時曾以死璫揣知共意大呼曰

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謀六指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

集尔確曰然則何用許使瓘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

通鑑綱目卷十一

七

何漢刊

考為堯主上為舜主... 愚君所得義何乃亦不長... 京兄弟皆被... 酷童貫以遠李良嗣來以為... 植仕至光祿卿行汚而... 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 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 直與之相約攻遠其國可圖也... 道以其地接諸蕃築商賈舟船... 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 亡陛下念舊民遺塗炭之苦復... 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 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祕書... 二年遠天慶春正月詔元符上書... 耶等人不得除... 燕之議自此始

二月詔蔡京復以太師致仕賜第... 遠主如混同江

生女直部阿骨打等朝之... 遠主如混同江

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 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 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 如此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 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 國亦何能為遠主乃止阿骨打... 嘗從遠主獵能呼鹿刺虎獲熊... 歸疑遠主知其異志且以遠主... 併旁近部族女直酋三阿骨打... 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院樞... 主命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 一日率五百騎突入咸州吏民... 三等西河詳下阿骨打不... 訴于遠主言詳穩司欲見殺故... 此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奉先遠主元妣之兄也外寬內
忌因元妣故遠主深簡任之
夏四月復行方田○蔡京

至自杭州帝宴之于大清樓
京自杭赴在帝宴之於內苑
大清樓京為樓記以進備言

宮室服玩之盛加何執中司空○五月詔太師蔡京落致仕三日

一至都堂議事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

事無巨細皆以行至有類帝書者下亦莫敢言由

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揚球代書號曰書揚京

復病之而亦六月以余深望門下侍郎○罷戶部尚書陳

顯知越州顯因對言再用也京士民失望秋七月訪遺書

于天下○置禮制局掌討述師古今官室車服器用昏喪冠
祭沿革制度及更置郊廟禮祀之器

劉禹頌之九月更定官名蔡京平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
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故由

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故徽廷之號脩六尚

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

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

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公為

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

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能尚書令

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負既濫冗名且紊維甚者走馬

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冬十一月受元圭于大慶殿赦進封蔡京為魯國公時有
民

得玉圭以何執中為少傅太宰兼門下侍郎十二月加童

賈太尉○宴輔臣于延福宮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
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

賈湯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

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

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

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

訓導錢增校正

同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為海疏泉為湖鶴莊鹿砦文禽奇
欲孔翠諸柵蹄尾動以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
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
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
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徒市民行銷夾道以居縱博群飲
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脩築號延福第六
位復跨城外浚壕作二橋東為景龍門橋西為天波門橋
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
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蜀夷董舜咨等內附置棋亭州
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己癸

三年遼天慶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復封安石子雱

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庭時新儀成於正月元日舍菜侏

公及舒王配享殿上頌碑吳居厚居厚父居政府以周

言然一時聚斂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二月罷文臣勳

官。崇恩皇太后劉氏有罪自殺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

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賜方士王老志

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

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賈以名聞時

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

所格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

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

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

禁絕之踰年而死。洪州人王仔昔隱于嵩山自言遇許

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蔡京薦之

帝得召見賜號冲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

道家之事曰與而仔昔恩寵寢加朝臣戚里寅緣關通中
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
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
并言京欺害潛上蠹國害民之事上欣然納之已而再疏

自新撰續編卷之二十一 七二 訓導錢如煥校正

京罪上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為卿罷

安中翰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作保和殿屋

十五間工致其巧人致其力上飾純綠下漆以朱無文藻

桂桐梅橘蘭蕙後列太湖石引滄浪水陂池連縣若起若

畫第其品秩西挾收琴阮筆硯焉鄧洵仁罷營方澤

儀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禮直官許士庶就問

者論之以罪行閏月改公主為帝姬五月葬昭懷皇后

班新燕樂秋七月加何執中少師以燕樂成進執中

十月閱新樂器于崇政殿示百官詔祀大禮並以道士

百人執威儀前導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詔天神降帝南

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

衣服冠履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十二月詔求

道教優經于天下適生女直部節度使烏雅東卒兄

子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十月烏雅東卒遂復廢不能

皆曰吉元不能得而弟得之非也是月烏雅東死阿骨

打張位為都勃極烈遠使阿息保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

烏雅東殯所不能吊而乃以烏雅打怒將執而還烏雅

烏雅東殯所不能吊而乃以烏雅打怒將執而還烏雅

東之長子諫良虎

午

四年遠天慶春正月置道階時王忠志王仔昔徐知常等

名凡一夏四月闕太學辟雍諸生雜樂。五月初祭地祇

于方澤。六月以廣西溪洞地置隆化州。秋八月置延

康述古二殿學士改端明殿為延康殿置學士以冬十月

遼生女直阿骨打叛陷寧江州遼主怒遣使市名鷹海東

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直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直怨苦之

及阿疎奔遼女直烏雅束屢以為請遼主不遣烏雅束遂

以為辭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罷位復遣蒲家奴索

阿疎父而不還阿骨打乃使習古乃銀朮可復至遼主終

不許習古乃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

所屬使備衛要建城堡修戎器遼統軍司聞之遣節度使

御阿骨打曰汝等有異志乎備職員使侍御阿以

保阿骨打境上多建城堡之故阿骨打因以慢結春之曰我

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遽逃是主以

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施而遽逃是主以

息保選選主遂發渾河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

聞之使僕刺復如遼索阿疎實觀形勢謀此則還言遼

兵多不知數阿骨打曰彼初調兵其能與此州復使胡

海八百人耳阿骨打曰果如吾言謂其與此州復使胡

舉兵集謀路軍格我表必生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粘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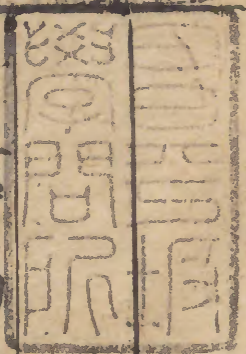
破蕭告于天地之衆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疎屢請不

岸甲士三千七百至者才三之一與遼兵遇會大風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奏東征官而已自是凡軍潰敗遂止免官而不加罪於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庶無鬪志遇敵輒阿骨打罷敗遼蕭敵里于幹鄰濼東殺獲甚衆潰歎矣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矣十二月詔廣南歲貢真珠犀角象齒

○女直敗遼師于賓祥咸三州遂陷其城。遼鐵驪王奚回離保以所部叛降于女直回離保奚王以童貫為陝西

經略使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哆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哆凌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稟既虛秋便未積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未秋士有飢色若捲甲而趨徑擣定遠唾手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

我備穀累歲關池而備之所在如疑大兵之來手無餘可坐而飽也哆凌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民盡發窖穀哆凌圍定遠失所蔽越七日訛哆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威底河城遂詔童貫經畧之



通鑑續編卷第十一



五
金
糸
糸
光
二

六
六

何
漢
刊

